

TOUCH THE DEVIL
JACK HIGGINS

[英] 杰克·希金斯 著

● 王 萍 译

面对

魔鬼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面 对 魔 鬼

〔英〕 杰克·希金斯

王 萍 译

拓 向 阳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6 年·哈尔滨

TOUCH THE DEVIL

by Jack Higgins

译自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Pleasantville, New York 1983 年

责任编辑：牛 耕

装帧设计：袁 耕

面 对 魔 鬼

Miandui mogui

【英】 杰克·希金斯 王 萍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12/16

字数 139,000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7

统一书号：10360·82 定价：1.20 元

内 容 提 要

在克格勃的支持和帮助下，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弗兰克·巴里穷凶极恶，先是谋刺来访的外国元首，后又劫走了最新研制的秘密武器，把英国情报部门搞得焦头烂额。无可奈何之中，英国有关部门只好求助于另外两名恐怖分子：马丁和德伏林。在大国的指使下，恐怖分子之间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闹剧。其间生死搏斗的场面与肮脏的金钱交易交替出现，尚未泯灭的人性与执著的爱情相互纠缠；故事的结局更是出乎意外，发人深省。

读者诸君若欲明了这场争战的来龙去脉：即请从本书第一章细细看起……

统一书号： 10 360 · 82

定 价： 1.20 元

序 言

越 南 1968

“麦德瓦克”直升飞机在河口三角洲一千英尺高的上空盘旋，它的护航机是一架“灰眼镜蛇”武装直升飞机，一直守卫在它的左侧。大雨将至，远处的丛林上空乌云滚滚，地平线上雷声隆隆。

在“麦德瓦克”内，安妮·玛丽·奥丁蹲坐在一个角落里，双目紧闭。她是一个身材娇小，有着橄榄色皮肤的姑娘，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紧贴在头上。这也是对越南战争前线生活环境的一种适应。她穿着一件胸前带拉链的伪装跳伞服，里面穿着一件土黄色卡其布丛林衬衫，裤筒塞在她那双法国兵靴里。两架“尼康”相机吊挂在她的脖子上。跳伞服的口袋里装的不是弹药，而是各种规格的镜头和十二卷三十五毫米胶卷。

一位年轻的随军医生坐在她的身边，用他那真诚、羡慕的目光注视着熟睡着的她。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了。”他说，“她真像个姑娘的。”

队长递给他一枝烟，说：“不要紧，”一些这样的人，孩子。去年她和503伞兵队在上图姆一起登陆。你看过大概六、七月前《生活杂志》有关她的报道吗？她是从巴黎来的，你相信吗？‘法兰西银行’的一部分资产归她的亲属所有。”

那位年轻的医生瞪大了眼睛问：“那她在这儿干什么？”

队长咧着嘴笑笑说：“别问我，孩子。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

这时，安妮·玛丽睁开她那双动人的绿眼睛问道：“你有一枝香烟吗？我的好象抽完了。”

队长扔给她一盒烟：“拿着吧。”

她抖出一枝烟，用一只由子弹改制的旧黄铜打火机把烟点燃，然后又闭上了眼睛。那个年轻人说得对，她在这究竟干什么呢？她的祖父很溺爱她，他是法国最富有的实业家之一。她的父亲曾是一名战斗英雄，牺牲在阿尔及利亚。两年后，她的母亲也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可怜的小富翁！她的嘴嘲弄似地微笑着，似乎在回忆她那漂亮的房子，众多的佣人，条件优越的英国寄宿学校，还有巴黎大学——在那沉闷的学术气氛中呆一年已经足够了——当然还有爱情，以及对毒品的一时兴趣。

是相机救了她。在她八岁有了第一架“木可达”照相机时，她就已本能地具备了摄影天才。从巴黎大学毕业后，她拜了一位巴黎最好的时装摄影家为师，学习六个月后，当上了《巴黎竞赛》杂志的记者。仅仅在短暂的一年内，她就名声大振。但安妮并不就此满足，她要求被派往越南。而她竟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为此，她辞去职务，成了自由记者，然后又经过一场激烈的吵闹，迫使祖父答应利用他的一切强大的政治背景，使她获得美国国防部发的去越南的证书。她答应祖父仅仅去六

个月，但她心里非常清楚，她一定会食言的。

果不其然，当她许诺回家的时刻到来时，时机已太晚了。她已出了名，她所采访的材料被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一流杂志采用。《时代》、《巴黎竞赛》、《生活》等刊物都拼命地争夺来自这个狂热的法国女子的独家新闻。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采访任务是过于艰苦或过于危险的。不管她在寻找或探索什么，反正她已经真正了解了越南战争的现实：没有预先计划好的战斗，没有风中的军号声，有的只是西贡的巷战和湄公河荒凉的三角洲沼泽地和中部高原的丛林。再有，就是腿部的溃疡使她感到刺骨的酸痛。

她整个上午都在设法寻找到了托去的交通工具，最后总算上了“麦德瓦克”。哦，她太累了。恍惚中，她似乎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她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这时，队长突然尖声叫了起来。

他紧贴在开着门的飞机门道上，指着东面几百米处。那里正有一股火焰冲天而起。

“麦德瓦克”倾斜着朝那火焰飞去，护航机跟随在后面。安妮·玛丽起身站在队长身后，朝外张望着。在稻田的角上有一架烧毁的直升飞机残骸，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机旁。那个站在田埂上，挥舞着战刀的人穿着美军军服。

“麦德瓦克”开始了降落，它的护航机警惕地空中盘旋着。安妮·玛丽在一架“尼康”照相机上安上了镜头，开始拍照。

当飞机降到离地面只有三十呎高的时候，她忽然下意识地感到，出现在相机取景框中的是越南人，而不是美国人！

这时，机关枪的子弹已从五十米外的丛林中射了过来。

队长由于站在舱口，来不及躲避，子弹雨点般地射进了他的身体。他倒在安妮·玛丽的怀里，两人一起被抛到药品箱上。她把他推到一边，单腿跪了起来。年轻的军医正紧捏着自己血淋淋的胳膊。机关枪猛烈地朝飞机座舱扫射着，这时，传来了驾驶员的叫声。

她随手抓住一根支柱来使身体平衡，蹒跚地朝前走去。就在这时，直升飞机又猛烈地升起，她被从机舱口抛了出来，栽进稻田的泥水里。在她的头上，“麦德瓦克”猛烈一震，朝左急转而去，随即在一团火球中爆炸。

安妮·玛丽满身泥水地挣扎着站了起来。她发现，站在她面前的是那个穿着美军军服的越南人。对准她的是一支苏联造AK—47型步枪。远处田埂上，五、六个头戴草帽，身着黑裤的越共正从水渠里爬出，朝她包围过来。

那架“灰眼镜蛇”武装护航飞机扑了过来，机关枪猛烈地向下扫射着，把越共驱赶了回去，然后在空中盘旋着。这时四、五十名北越正规军从远处田里的丛林中露了头，他们朝护航机射击着。护航机朝他们冲去，同时发射了火箭。越军这才急忙退到丛林里。护航机继续在这里的上空慢慢地兜着圈子。

安妮·玛丽靠田埂蹲着，想喘口气，然后又慢慢地站起身，环视着烧毁了直升飞机和那些陷在泥水中的尸体。周围是那样的寂静。这是她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但她却那样的孤独无助，只能等待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天上的“灰眼镜蛇”护航机肯定已经通知后面派增援部队了。在他们到来

之前，她真正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脖子上挂的照相机也满是泥土。她从外衣里又拿出一架相机和镜头，同时又新打开了一卷胶卷，蹚过没膝深的水，开始拍摄周围血腥战斗后的景象。她感到有些冷，但却很沉着，很坦然。她转过身来，突然发现在离她二十米远的地方站着三个越共！

这一瞬间，四周的一切象是凝固住了一般。那几个严肃的东方人的脸上毫无表情。站在中央的那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端起了AK—47步枪，认真地朝她瞄准。安妮·玛丽也同样一丝不苟地举起了她的“尼康”照相机。“我要死了，”她想。这将是她一生中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了。那个漂亮的男孩穿着一条黑色睡裤。天空中响起了雷鸣声，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突然，从暴雨中传来了一声大喊，犹如一名无畏的武士面对悬殊的敌手的呐喊。

越共开始转身，在他们身后，一个人从四十多米外的高高的芦苇丛中跳出，朝他们扑来。他手中的M—16型冲锋枪猛烈地喷射着枪弹，他的嘴大张着发出狂怒的叫喊声。

她立即把照相机对准了他，连续拍照着他那鲁莽地扫射的镜头。扫倒了一个，又扫倒了一个。这时他已冲到那个男孩面前，把M—16的子弹全部射到对方的身体里。他没有停下来往枪里再压子弹，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拉着她急速地蹚着水返回到芦苇丛中。

这时，在后面的田埂上传来了更多的人声和射击声。她突然觉得腿上好象被人踢了一下似的，跌倒了。他转过身来，往M—16中压进一梭子弹，朝田埂上猛扫过去，一边扫

一边大笑着。这真让人感到可怕。当他弯下腰来拉她起来时，她从他手上感觉到了一种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力量。她站了起来，两人一起来到芦苇丛中的安全地带。

他把她扶在水边的泥堆上坐下，用刀子割开她的卡其布军裤，查看着她的伤口。

“你真幸运。”他说，“子弹直穿而过。看起来象是M-I型子弹，如果是AK型的话，能把你的骨头打得粉碎。”

他熟练地用急救带捆扎上她的伤口，打碎一支装有吗啡注射液的玻璃管，为她注射。“你会需要它的。枪伤开始不痛，那是由于受到的惊吓太大了的缘故。痛在后头。”

“是你的亲身体会吗？”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可以这么说，我想给你一枝烟，但我把打火机丢了。”

“我有。”

他打开一包香烟，取出两枝放进嘴里，又把那包烟重新放回口袋。她把那只黄铜打火机递给了他。他同时点燃了两枝烟，把其中的一枝放进了她的嘴里，然后仔细地查看起那只打火机。

“苏联7.62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这可真有意思。”

“这是我父亲的。一九四四年八月，他救了一名眼看就要被游击队打死的德国伞兵上校。他把这只打火机作为纪念品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战死在阿尔及利亚。”她补充道，

“那是在逃出这里之后。”（注：法国曾侵略越南，后又侵略阿尔及利亚——译者）

“这对你可有点嘲弄。”他把打火机还给了她。

由于某种她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她突然开口说道：
“不必了，送给你吧。”

“作为留给我的纪念？”

“临死的纪念。”她说，“我们不会活着逃出这里的。”

“不，我不这么认为。那架‘眼镜蛇’护航机仍然在空中。‘骑兵’部队在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就象MGM剧的第六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援兵赶到了。我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来。”他从身边的弹药袋里取出手枪，朝天发射了一颗红色照明弹。

她的腿开始痛了。“这么一来，他们就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我指的是越共。”

“他们早就知道了。”

“那么他们还会来吗？”

“我想可能。”

他用抹布把M—16型冲锋枪擦干净。这时她举起了“尼康”照相机，调着焦距。透过取景器，她可以看到这个宽肩阔背，身高六英尺的人的特写镜头。他那头黑色的头发，用一条汗巾束在后面，他的皮肤紧紧地绷在凯尔特人特有的颧骨上，短胡须布满了他那深陷的双颊和尖瘦的下巴，但最具有非凡特征的是他那双眼睛——灰色，就象是石头上的水，毫无表情，却蕴藏着相当的秘密。

“你是谁？”她问道。

“中士，马丁·布罗斯南，空中别动队的。”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团糟，那些聪明的小农民，只有我们一半高，把我们给打下来了，就象打你那样。我们是在执行例行巡逻时，被直升飞机接着运往丁托的。我们十四个人，加上一个机组人员，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了。”

她又照了几张照片。他皱了皱眉头说：“你没个停，是不是？就象一个家伙在去年的《生活》杂志上描写你时所说的那样，真是着了迷。就连那个小孩子要打死你，你也准备为他摄张像。”

她放下“尼康”，问道：“你认识我？”

他笑了笑，“《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曾刊登过几个女摄影家的肖像。”

他说话的声音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使她感到迷惑，“布罗斯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爱尔兰人，”他答道，“确切地说，克里县人。”

“我觉得你带有英格兰的口音。”

他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看着她：“我父亲在坟墓里听了这话，也一定会吓一跳的。还有我母亲，上帝保佑她，她也会忘记她是个贵妇人而朝你脸上唾一口的。她是一个爱尔兰和美国血统的波士顿人。布罗斯南族早在饥荒的时候就来到了爱尔兰，他们全都是新教徒。我母亲本人出生在都柏林。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总是不能原谅我父亲，因为他没有把我也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

安妮·玛丽清楚地知道，他是想通过不停的谈话来使她摆脱眼前的忧虑，她很喜欢他这一点。“那么你的发音是怎么回事？”她问道。

“噢，那可能是英国预备学校训练的结果。我去的学校是安道佛，大学是普林斯顿，也是专搞正规语言训练的。”

她又问：“那么你在越南干什么？”

“我也时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布罗斯南回答，“我在英国马上就要毕业了，并能得到博士学位。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家的园丁哈里在温室里哭。我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首先向我道歉，然后告诉我说，他刚听说他的儿子乔在越南被打死了；另一个儿子，埃利，去年也死在湄公河三角洲。”

沉默了一会，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后来怎样了？”

“我母亲给了他一千美元，他非常感激。”

布罗斯南摇了摇头，安妮·玛丽轻声说：“为此你做出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他使我感到惭愧，而我一旦有了感受就立即行动。”

她问道：“那么你现在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越南吗？”他耸了耸肩。

“你很喜欢打仗吗？我觉得你很能杀人。”她正视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继续说道，“请你原谅，朋友，但是你看，我的职业就是观察人的脸。”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杀人。”他说，“但我觉得我很擅长杀人。在越南这地方，如果面对着你走来的家伙手里拿着枪，而你又想回家去过圣诞节，你就必须擅于杀人。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这就是我已经受够了。我一月份就将满服役期了，时间对我来说并不太快。记得T·S·艾略特说的一段话吗？‘我们没走过那条路，因为我们没能打开那扇连

着玫瑰花园的门’。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将要打开我能看见的每一扇门。”

吗啡开始发挥效力了，疼痛消失了，但她的神志也同时开始变得迟钝起来。“你要干什么？”她昏昏欲睡地问道，“你打算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不！”他回答得很干脆，“我已经变得完全不适应那里了。我要去都柏林，上特里尼蒂大学。我现在需要的是和平和宁静。我要去寻我的根。我能说点盖尔语，这还是从小时候起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的结果。”

“那么在你寻根之前做什么呢？”她问，“家中没有女朋友等着你吗？”

“有不到二十个人在等我。但是，我宁愿在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人行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同你呆在一起，一起品尝着波洛特酒，而你正穿着一套巴黎衣裙。”

“还有，天还应该下着雨，朋友。”安妮·玛丽闭上了眼睛，“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嗅着栗树散发出来的潮湿气味。这是游览巴黎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既然你这样认为，那好吧。”他说道。这时从附近的芦苇丛里传来了一阵骚乱声。他的双手赶忙握住M—16型冲锋枪。

“我真的这样认为，布罗斯南。”她用快要睡着了的声音说着。“能与你一同游巴黎对我来说将是无限快乐的事。”

“那就算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吧。”他轻声说道。然后，跪起一条腿，蹲伏着朝芦苇丛中扫射过去。

那边传来了一阵痛苦的惨叫声，随后就是一阵长时间的还击。突然一发子弹穿进了布罗斯南的左上胸，他从姑娘身上仰倒了过去。

她吃力地挣扎着想起来。这时他猛又仰起身子，一只手擎着枪，朝那个从芦苇丛中冲出来的越共射了一梭子弹。M—16型冲锋枪中的子弹已经射完了，布罗斯南举枪朝那个人的头上砸去，同时抽出了随身带着的匕首，在他和那人一块滚倒的刹那间，把匕首刺进了对方的心脏。

他在泥水里躺了一会，双手紧紧抓着那个已经死去了的越共。突然两架“空袭者”歼击机，从他们的上空俯冲了下来，六架护航机也冲破大雨，露出了身影。

布罗斯南忍痛站起身，用一只没受伤的手把安妮·玛丽拉了起来。当他们一起涉过已经收割了的稻田时，他说道：

“我对你说过‘骑兵’部队马上会赶到的。”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对吗？然后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笑。“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从此之后，事情只能变得更美妙。”

第一章

巴 黎 1979

十一月的寒风吹过塞纳河，风夹着雨敲打着桥边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店的窗户。这家咖啡店小得可怜。它仅有六张桌子。这里通常是妓女出没的地方，但在这种天气里可是例外。

咖啡店里的男招待正靠在柜台上，看着报纸。杰克·科尔德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前。他是这里唯一的顾客，三十多岁，黑头发，高个子，斜纹布工装裤、破旧的皮夹克和那顶布帽子，使他看上去象街那边晚间鱼市的搬运工人。实际上他根本不是。

弗兰克·巴里和他的约会定在十一点半，为保险起见，科尔德十一点就到了。可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半，还不见巴里的身影。和巴里在一起干事他总是摸不着头脑。

科尔德点燃一枝香烟，喊道：“纯咖啡，外加一杯高月白兰地。”

酒柜后的电话铃响了。那个男招待马上接了电话，然后转过身来：“你叫科尔德吗？”

“是的。”

“好象在拐角处有辆出租汽车在等你。”他挂上了电话，又问，“你还要咖啡和高月白兰地吗？”

“我看来杯高月白兰地就可以了。”科尔德的声音不知

为什么有些颤抖。

他接过男招待送来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几法郎推过桌去，起身走了出来。

他顶风冒雨地朝那辆旧雷诺牌出租汽车跑去，用力拽开车后门，跳了进去。车立即开动了。开车的是个老司机，满脸的胡须早该刮了。科尔德意识到他正从反光镜里注视着自己。车在迷宫般的后街上行驶着，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最后，车拐进了船坞区，在一座仓库外停下了。灯光下，一个牌子上写着：雷诺尔父子进口公司。科尔德下了车，随手关上车门。出租汽车开走了。

除了雨点儿落地的声音，周围是那样的寂静。在一个有灯的牌子旁，科尔德看到在入口处有一个小门，他试了一下把手，门立刻开了。他走了进去。

仓库里很暗。尽头有一盏灯，他朝灯光迈开了脚步。这是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的搁板桌前坐着一个人。桌上摊着一张地图。那人正在一个小皮面日记本上记着什么。

“喂，弗兰克。”科尔德招呼道。

弗兰克抬起头来：“啊，你来了，杰克，麻烦你跑了一趟。”

这声音是标准的英国公学课堂训练出来的英语，只是多少带点北爱尔兰的音调。他靠在椅子上，那头金黄色的卷发，使他看上去要比四十八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那件黑色的柏帛丽军用雨衣使他的仪表显得相当优雅。他很漂亮，清瘦，脸上总带着微笑，就象永远对这世界和世上的人们感兴趣似的。